

周晓枫

1969年6月生于北京。做过20多年文学编辑，现为北京老舍文学院专业作家。出版有散文集《斑纹》《收藏》《你的身体是个仙境》《查天使》《巨鲸歌唱》《有如候鸟》等。曾获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花地文学奖等。从2017年开始儿童文学写作，出版童话《小翅膀》和《星鱼》，获中国好书、中国童书榜年度最佳童书等奖项。曾担任电影《三枪》《山楂树》《金陵十三钗》《归来》的文学策划。

越写越不像自己才是成长

傅小平：在《巨鲸歌唱》等几部散文集的前言、后记，还有《文学的敌人》等个别篇章里，你都坦率地谈到对写散文的理解。你谦称自己是“由缺陷构成特点的写作者”，还招认“我最爱诟病的特征是华丽”。但以自己的阅读感觉，你不少散文给人有华丽之感，但你写的童话，还有你写人物的散文，像《落日故人情》《离歌》等，非但不华丽，甚至可以说有些质朴。

周晓枫：你这个提法，真是让我特别意外和感动。许多人认为我华丽，可能是觉得我用的形容词和比喻比别人多。但用词多少，关键不在于数字意义上的多与少，而在于你有没有必要用到。如果非必要，两个词也是多；如果是必要的，你用八个词也不多。而且就像你说的，我的写作其实是跟着题材走的。写童话，我就是要用词简单。写《离歌》，我就是被情感席卷着往前推动，我就是要让表达有粗糙的划痕，甚至有那种看起来不能被哑光掩饰的斑驳。我觉得，无论你做什么，总不能对不同的东西，都使用同一个工具吧。你有时得用铲子，有时得用

镊子。你用不同的工具，得出的效果是不一样的。譬如我写一个什么题材，我就希望写得特别贴。写一只蜥蜴，它的鳞片很细腻啊，我就会用一些形容词，或者说我要用这些形容词，让你闭上眼睛都能“看”到它的光斑，它的色彩。我就喜欢有这种画面感。

傅小平：一个作家不是那么容易形成独特的风格，所以当他的写作有了自己的风格以后，他所能做的是强化这种风格，而不是一味求新求变。这就好比打仗，你试图不断地开疆拓土，也有可能你的疆域更开阔了，也有可能你不仅没能收获更多的领地，反倒是把已经得到的阵地都丢失了。

周晓枫：写作是一种对世界的独特发现。我们写作只是写得像别人，只是去重复多遍别人已经写过的东西，是没意思的。那不是说，一直写得像自己就有意义呢？我觉得，只有越写越不像自己才是成长。我们怎么都像此前的自己，那就相当于提前给自己定制了一个圈套。你已被固化了，你的风格死了，或者说你的成长慢了。我希望自己的写作能像竹子一样，能自己给自己拔节。

周晓枫：要求自己不写套话，尽量真诚

傅小平

“如果你有足够明亮的眼睛、足够敏感的心，你一定能从日常生活中发现独特的东西”

傅小平：怎样保持对世界的敏感性？读你的散文，总能读到你的一些奇妙思想，总是觉得你看很多事物都有自己新鲜的感受，即使是对一些大多数人熟视无睹的东西，你也总能赋予一种陌生化的效果。

譬如说，《河山》说白了是一本游记，但里面的文字也并非走马观花的，而是打上了你鲜明的印记。

周晓枫：是的，《河山》里就是一些游记。好在我写作的时候，不是当作资料汇编，也尽量避免浮光掠影。写作者参加活动或笔会，很容易随波逐流，对付一点应景

文字。我很难把采风活动完全变成自己需要的创作素材，有些作家具备这种消化金属的胃液，他不会吃坏肠胃，他吃什么都长身体。我没这样的免疫力，也难以完成这么伟大的转换，就不能这么我行我素地写。

但我对自己是有要求的，尽量不写套话。哪怕句子写起来再单调，再费劲，我都希望能有自己的感受。有的人会说，这么做犯不着啊。我是觉得你糊弄别人，就那么随手抄一段材料，是省事了，但这样你把你的眼睛、你的心，还有你的手都弄坏了。所以，我要小心，别动了心机、

坏了手艺。曼德尔施塔姆有句话说，所谓日常生活，就是对事物的夜盲症。这个话实际上是在讲，如果你有足够明亮的眼睛、足够敏感的心，你一定能从日常生活中发现独特的东西。所以对于有可能破坏这种敏感的事情，我都格外小心。要时时保护这种敏感性。我写游记，也用自己的头脑和感情去写，就是这个意思。还有一个敏感性，就是我要尽量说真话。我做不到都说真话，不一定能说到特别诚恳，我也要维持和活命，也要维护一些关系，但我希望自己尽量真诚。

在尽量体谅别人的同时，坚持自己的表达

傅小平：你的思维看着很跳跃，尤其是你打比方时，像是不需要任何凭借，就从一个点跳到另一个点上了。但细想这两个点之间又是有逻辑关系的，你似乎能打破很多事物的界限，让它们之间构成某种关联。也许因为这样，听你说话，或读你的文字，我会觉得有张力。

周晓枫：我发现一个奇妙的

现象，当我打破自己的界限时，也会打破表达的界限。这样的关联，对我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形容月亮，很多人会说它怎么皎洁，皎洁得好像美丽的姑娘。假设我看到的月亮，有一张焦黄的脸色，像更年期妇女，而且脸上有雀斑。这不是我在联想，是我真的看到并且这么认为。我并不是说我看到更早期的月亮就对，你看到青春期的

月亮就不对。我是觉得，两种说法都成立。或者说，你会这么看，我会这么看，事物才更有丰富性，我也喜欢这样的独特与模糊，立体和层次。怎么说呢？就像对人吧，我做不到完全体谅别人，要完全体谅，我自己的立场都会被瓦解；但我可以努力，做到在尽量体谅别人的同时，坚持自己的表达。写作就是这样的。

散文的虚构是为了追求更真

傅小平：散文一般要求写真人真事。在散文里虚构，是有争议的。但我怀疑，再真实的散文里都可能有想象和虚构的成分。

周晓枫：有人认为虚构就是撒谎，就是编造，我不这么看，我认为散文的虚构是为了追求更真。譬如说我暗恋一个人，我把真实的时间、地点、职业什么的都交代了，那人家还活不活啊，我还活不活啊。那好，我写作的时候把这些都改了，目的是为了什么呢？不就是为了更肆无忌惮，更自

无禁忌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吗？这样的虚构是不是更符合真实，更远离骗人？

我多次举过一个崴脚的例子，我也写过这个。崴脚的时候那个撕心裂肺的疼，等我好了，我就好了伤忘了疼了。但我要写啊，我必须逼真地呈现那种疼痛感，我就得尝试复原这种痛感。这也是虚构，我写出来的痛感，和我崴脚时经历的痛感可能不是一回事了，对吧？但我真的受过罪，真的寸步难行过，我写的都是基于我那一刻的真

挚经验。所以，创造性的回忆，实际上让我更靠近真实。

但同样是虚构，在散文里和在小说里表现是不同的。在小说里虚构，你可以为所欲为，你可以把它写得无比玄妙。但虚构在散文里很难不真，你写的东西，都是从你自己的经验情感里撕扯出来的，那种血肉模糊的疼，哪怕你撕扯的是一块赘肉，那也是疼的。所以有些人就说，虚构把散文的本质篡改了。我持相反态度，认为虚构让我写散文的时候更真，更无畏。

“我从来不在简历上写我做过电影策划，但我从电影方面获益很多”

傅小平：写散文很考验直面真实的勇气，也很考验写作者的韧性。生活中的素材其实是写不尽的，关键在于你怎样完成转化过程。

周晓枫：我觉得情感最为重要。那种靠智力的写作，靠技术的写作，还有理性性的写作，如果你手到心不到的话，长久下去也很难维系。真正投入感情，写作者会有更强大的成长。另外，要尽量把自己运到能力的边界地带，在这个过程中，你才能产生真正的转化与突破。

还有，就是吸收沿途的经验。我从来不在简历上写我做过电影策划，但我得坦白，我从电影方面获益很多，那种特写的画面感啊，悬念设置啊，情节的陡峭转折啊，人物的生动性啊，等等。电影给我启发，很多手段都让我有所借鉴。我做策划多年，其实也就做些琐碎的事情，像找哪个编剧写剧本之类的。我也参与剧本讨论，聊聊人物塑造怎么可信，或者一个人死了，设计他得怎么个死法，等等。后来很多想法没有自己在屏幕上呈现，我曾遗憾自己白白浪费了时间，但回过头来看，这些创意锻炼了我的构思能力。我特别感激来自电影的教育，它还让我深切理解，形象常常比理念更重要。

傅小平：大多数时候都听作家抱怨写电影剧本、做电影策划等等，他们的写作带来损害，除非听到像你这样郑重表示感谢的。

周晓枫：我在这个过程中也有磨损啊。电影是团队合作的产物，和独自一人的

写作状态不同。其实也没什么，有店欺客的，也有客大欺店的，看着谁更强大了。如果我们有什么本事消化各种挫折，没有什么不是营养。写作者参与电影会有不同的结果，要么是疲劳了，要么是被废了，要么挺过去，学会举重若轻了。我从电影中没学到那么多，但学到的这一点，也够我受益终生。

傅小平：我是觉得你的转化能力很强，或者说你有一个消化能力超强的胃。你的散文里也会用到很多知识，但你把它们融入到文章里，看不出任何痕迹和感。

周晓枫：可能是练功久了，写到最后融会贯通，成了一种本能的应激反应；也可能是记忆力不好，拿别人的知识当成自己的积累，拿自己的话再说了一遍。但我真觉得散文辽阔，只是很长时间内，它都处于一种低负荷状态，我们没有去探索它的极致。散文可以有极大的承载力，其限度不可探测，甚至怀疑它有超载的可能。

傅小平：你见得怎么个死法，等等。后来很多想法没有自己在屏幕上呈现，我曾遗憾自己白白浪费了时间，但回过头来看，这些创意锻炼了我的构思能力。我特别感激来自电影的教育，它还让我深切理解，形象常常比理念更重要。

周晓枫：你也要让自己有勇敢的抵达状态，看看体能的极限能到什么程度，而不是还振翅，就开始盘旋着下力气，担心自己不能安全着陆。有时，心有多远，翅膀才能有多坚强。只有这样，你才能发现自己，飞一个大圈，还能回来。

15斤重的棉被

陈昱元

与小6岁的前男友相恋时，父母坚决反对。但他们终究拗不过我又无反顾、死心塌地，我与前男友私奔了。现在想想当时那种惊心动魄和心酸的场面，泪水仍会情不自禁地打湿我的眼眶。

这是一段令我愧疚、伤心一辈子的往事。当年年少无知的我，那么决绝地从近乎哀嚎着的母亲手里挣脱出来，狠下心来，飞也似地冲出了家门。全不顾当时的母亲是多么的害怕，害怕她一向疼爱的乖巧女儿，从此远嫁他乡，再也不会回来。而父亲听闻了消息，也放下农活，从地里赶回，老泪纵横地骑着自行车沿路追我，最后连人带车摔进了水库里。如今每每想起那一刻，我便会心如刀割，痛到泪水簌簌下落。可当时为何就無法理解一个老母亲的心呢？

那之后我再次踏进家门，明显苍老憔悴的父母，却只有意外的惊喜。他们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地嘘寒问暖，又杀鸡又宰鸭。我说还要回去前男友的家，母亲怕我会冷，决定给我打床15斤重的棉被，她说街上卖的被子不仅又轻又薄还不暖和，她说那年冬天老家特别冷，已断断续续下了好几个月的雪……

那些棉花都是父母亲手种出来的，他们把以往种豆的田埂全都打好坑，种下棉花籽，小心呵护地看着它们发芽、开花、结花，撒了两年才够15斤呢。那时棉花卖9元一斤，我让母亲拿去市场上卖掉，她不乐意，坚持留给我做棉

被。她说市场里面卖的很多都是隔年的旧棉花，打出来的棉被不够蓬松柔软舒适和暖和。我信以为真。

为了配成一套，母亲还特意去县城给我买了上等的双人枕和优质的纯棉被套。我还记得当时母亲说：“傻女儿，谁不想自己的好孩子能过上幸福的好日子。你处对象，妈不拦你，只是觉得他不适合你。”

果然，三年后，前男友因为好赌，让我爱得身心俱疲、心力交瘁。分手那天，我决定去邻县他母亲家，把那床15斤的棉被拿回来。母亲执意要跟我去，一上车就晕的她，紧随着我挤上大巴，一上车就吐得昏天黑地。等到前男友的妈妈从柜子里把那床棉被抱出来，我和母亲对视了一眼。原本洁白无瑕、一次都没盖过的棉被，已让老鼠在上面筑了窝。母亲心痛地说：“扔了吧，又脏又乱。”但我终究舍不得，执意抱了回来。

回来的车上，遇到一熟人，她问母亲：“女儿长得这么漂亮，媒人一定踏破了门槛吧！”母亲象征性地微微一笑，立马便双眉紧锁。我则别过脸将头侧向窗外，咬紧嘴唇，不让自己哽咽出声。

回来后，母亲见我坚持不肯弃掉那床棉被，便把它放进沸水里面去煮，然后再拿到烈日下暴晒，又重新收入柜中。至今我仍盖过那床棉被，但我一直没把它好好地珍藏在衣柜里。每次见它，摸它，我就仿佛见到了父母，摸到了他们那布满老茧的双手，仍然透着余温。

忆我的老师草明

王世尧

时光无言老去，唯有春风可以吹绿记忆。

每次路过安定门立交桥，总要抬头望一望东北角那座浅米色的三角楼，那有几间屋子留存着我值得一生珍藏的回忆——那是草明老师曾居住的地方，也是我曾工作过的地方。

中学的语文老师高士其是我文学创作的启蒙老师，他不仅帮我批改那些不成文的新诗，还借给我一本长篇小说《乘风破浪》，作者正是草明。我被书中恢宏壮观的钢铁工业的场景强烈震撼，也被那些充满魅力的人物深深吸引。而当我沉浸于《乘风破浪》的雄浑壮阔、沸腾多彩的生活画卷时，铸造车间领导让工段党支部通知我去参加厂工人文学创作班。后来才知道，正是草明恢复了文学创作班。我迫切地想见草明。

第一次见到草明，是在厂宣传部一间还算宽敞的会议室。一屋人围坐在一位60岁左右的女人身旁，她皮肤细白，头发花白，谈笑儒雅，面容慈祥，感觉与一般的同龄人不一样。我不敢相信眼前这位小巧精致的老人就是我热切盼望的草明老师，不由地她望着我。看到我呆头呆脑的样子，草明笑了，她主动和我握手：“如果你没猜错，你应该是铸造车间的吧？”我吃惊地望着她，她微笑着解释说：“你的手告诉我！”我看了看自己布满茧子的双手和指甲缝里的铅粉沫儿，草明叹道：“超常的敬业。”

草明当时每周三乘公交车从三里屯的住处来到位于大北窑的北京第一机床厂给我们上课，风雨无阻。在草明指导下，我们文学创作组的人写作能力有了质的转变。

有一次正值创作组活动日，一场倾盆大雨不期而至。创作班的人开始都担心草明路上的安全，但转念一想，雨如此之大，她应该还在家里歇着。没想到草明突然推门进来，脸上、头发上都挂着晶莹的水珠，裤脚挽得很高，一双浅淡的黑雨鞋灌了不少雨水。她一边甩甩伞，一边歉意地说：“让大家久等了！”我们不约而同地看向墙上的挂钟，下午三点整，她一分不差地到了。所有人的眼睛一瞬间都湿润了。而伴着雷声雨声，草明已经兴致盎然地给我们讲起十年前她在鞍钢建立工人文学创作基地的往事。

我和草明从相识相知整整二十九年，她指导着我走上文学之路，把我从一个普通铸造工人，培养成为作家。她是我恩师，我则是她公开认可的最后一位学生。

1986年，我正式从北京第一机床厂调入中国作家协会，给草明老师做了四年的专职助手。严格地说，我和草明老师关于文学等方面的各种对话交流，远远多于我的母亲。

最早她在三里屯住，我住西总布胡同，那年代通讯不方便，但她属高干，家中配有电话，有急事她就拨我胡同的传呼电话。我当秘书的这几年，每天除了在她的书房整理文稿、编选文集，还要帮她接电话、到作协机关取信件、陪她上下车和医院，还和她一同参加政协会议，到广东、杭州等地访问。外公外婆常叮嘱我要照顾好老师，多帮她办些力所能及的事。

中国作协那时在沙滩北街2号老文化部院内南侧的木板楼办公。一次我到机关取信件后正要离开，鲍昌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时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鲍昌待人和蔼，他微笑着问我：“在草明身边工作怎么样？”我说：“挺好。”他随即问了我个人的一些情况，然后说：“草明同志是一位非常值得尊重的老作家，当年在延安受过毛泽东的多次接见，希望你好好工作，多向她虚心学习。”我当即诚恳表态。鲍昌又说：“草明一生为工人阶级写作，最后找你这样的工人作家当助手，合情合理啊。”

在我的记忆中，草明确实是正直无私、透明度极高的人。她一生著书四十多部，写的全部是工人，这是她心灵与信仰最美的坚守。

草明朋友众多，很多都是家喻户晓的名人。我去过张光年老人家中送书或信件，也常去人民美术出版社送书籍稿件。草明与关公、沈雁冰关系非常好。

当时中国作协有个老作家党支部，大家相约每月至少在木板楼的会议室活动一次。这个支部非同寻常，成员有丁玲、艾青等，全是老资格的文艺大家。后来草明搬到安定门作协宿舍的三角楼后，家中来的文化名人更多了。有一次我从机关回去，客厅里端坐着一位大眼睛、颇有风度的老人，她高贵

淳朴，非常和蔼。草明让我叫她朱老师，她站起身和我握手。后来才知道她是王稼祥的夫人朱仲华。草明和邓颖超、朱德元帅夫人康克清、李富春夫人蔡畅私交也都非常好。康克清在301陆军总医院住院时，我还陪草明去看望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中国文坛派系之多由来已久，草明属左联延安系，但她和其他党派作家关系都非常好，如戴克家、冰心等。我就曾陪草明去过冰心家，也去过戴老家。我还陪草明几下广东，包括回她的故乡顺德。顺德人以草明为骄傲，每次接待都隆重又热情，除了有顺德当地的作家马以君始终陪同，几乎所有文艺界的名家也都争相接待。我们当时就住在风景古雅、精致秀丽、大名鼎鼎的清晖园。而每次去广州，草明都要让我陪她去看望曾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李坚贞。我们还去叶选平家。让我最有神秘感的，却是草明和欧阳山的会面，她一次都没带我去。但欧阳山来京开会到三里屯看望草明，我却在场。

欧阳山当时不仅是中国作协副主席，还是中顾委委员，他的《一代风流》《三家巷》《苦斗》影响了几代人。草明上高中时就追随他走上普罗文学的道路，两人有共同信仰、共同文学价值观，在共同为新中国奋斗的历程中相识相恋，直到结为伉俪。因此他们在延安婚变时，甚至惊动了毛泽东。

1945年11月在延安的枣园，草明经组织批准去东北新区工作。临行前她在邓颖超那儿吃过饭，然后去向毛泽东汇报、告别。毛泽东支持她到火热的斗争一线，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之后还特意叮嘱草明跟欧阳山离婚的事。

“多音”征文 作品选登

有闲来吃茶

林少忠

在潮汕地区，家家户户都有一套功夫茶具。“有闲来吃茶”应该是潮汕地区最流行的一句客套话。如今到茶座“吃茶”在潮汕地区更成为市民的一种休闲方式。近几年来，星罗棋布的茶座、茶馆、茶楼雨后春笋，点缀于各个角落，自成一道风景线。

我对潮汕功夫茶最初的认识来自父亲的熏陶。上世纪80年代以前，煲茶工具主要是炭炉和酒精灯，常用的还有煤油炉。每有宾客来访，一阵寒暄之后，父亲总会燃起当时颇为流行的小型煤油炉。茶香缭绕的同时，宾主双方的话匣子就打开了。茶是交流的润滑剂，你一言我一语，茶香冲淡，谈兴却越来越浓。客人临别之际，主人还要热情挽留：“有闲来吃茶。”

潮汕人称煮茶为“煲茶”。功夫茶的煲茶有口诀：“煲茶热壶，高冲低斟，刮沫淋盖，关公巡城，韩信点兵。”何谓“关公巡城”，就是把三个茶杯摆成“品”字，茶水依次循环倒入茶杯里；而“韩信点兵”则是将茶水一点一滴均匀地滴到各茶杯里。倒茶与倒酒的手势也是有区别的，倒酒是要“满上”的，以示尊敬与热情；倒茶却只能八成满，满上的话，客人端杯就要烫手了。

喝茶在潮汕地区叫做“吃茶”，与电视剧《水浒传》里的叫法一致。但戏里的“吃茶”是豪饮，所以他们成了好汉。潮汕地区的“吃茶”却是慢条斯理地品，在品茶中互相交流，增进友谊，消磨时光。所以我们吃茶也是

有讲究的。老祖先留下的古训云：饭后茶消食，酒后茶解醉，午茶助精神，晚茶导不眠。还有劝诫饮茶的，如隔夜茶伤脾胃，空心茶令人心慌，产妇、高血压病人不宜饮浓茶，等等。

俗语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虽居末位，却最具禅意。茶字拆开，上边是草，中间是人，下面是木。字面意思很简单：人在草木间。鲁迅说：“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种‘清福’，首先是要有工夫，其次是练出来的特别感觉。”当代著名作家、散文家林清玄喝茶时出品出人生五味：“茶若相似，味不必如一。但凡茗茶，一泡苦涩，二泡甘香，三泡浓沉，四泡清冽，五泡清淡，此后，再好的茶也索然无味。诚似人生五十年，年少青涩，青春芳醇，中年沉重，壮年回春，老年无味。”

潮汕人喝茶最不在意的，是一种心情——不在于茶的价值，而在于一起喝茶的人是誰。有人说，谈恋爱是从喝茶开始的。这话也一点不假。

十余年前，我第一次当“红娘”的时候，就是在喝茶拉家常。那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写稿、投稿成为我业余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爱好了。一来二去的，我认识了一位女编辑。我觉得她与我们单位新分配来的，一位男同事有点“夫妻相”，就有了撮合他俩的念头。安排他们第一次约会便相约茶楼喝茶，客套一番、互相介绍一下，我喝了一杯茶后找个借口先行离开。没想到他们后来真的有情人终成眷属。朋友，有闲来吃茶。

本栏目欢迎投稿。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以散文随笔为主，紧扣岭南文化。投稿请发至邮箱：hdjs@ycwb.com，并以“多音征文”为邮件主题，个人信息请提供电话、身份证号码。

统筹/易芝娜